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昭子

記

巡道雪巖熊公監築捍海塘碑記

天子康熙甲辰秋八月海寧捍海塘潰勢浸淫無所砥民  
蕩析走死下流迄湖嘉常蘇咸震危總督趙公巡撫  
朱公惻然爲民命國計憂親巡察閱坐鄉之士夫於  
堂進其耆老於庭諮詢密周畫籌迺定爰簡備兵熊  
公來督修十一月隄垂成是時巡撫蔣公甫涖浙輒

復重軫厥災降檄敦勵方略載新於是植頹築虛增  
卑輔狹堅者屹屹隆者翼翼度越於舊觀備兵公之  
始來眎海也民老幼數萬環車泣且曰是役也費難  
工鉅任勞可奈何公則慷慨誓曰吾奉

天子命監茲土民溺則誰溺也况督撫公厯爾民憂食鮮  
味其寢勿交睫設吾弛然畏難辭鉅避勞上貽督撫  
公之勤感而下誘咎於僚吏縱得以具文報塞詎吾  
志哉爰駐節躬畫率興敏劬沉筭潛計覃精焦髮始  
治役觀浩浩湯湯曰匪神曷鑒恤哉且必陳牲醴

郭門而南且呼且恫果道怒汛乃利版築僉曰神鑒  
格矣曰匪人曷集功哉決口判列爲號若散屬若度  
耆分曹置監靡長勿褒其材若石柶固櫃構楹竹落  
其工若礪鍛畚鍤防丁椿戶俾各典之恒戊夜猶手  
降教相諭荅間日命厨傅親慰勞罔弗激弗勵僉曰  
人功修矣曰民勞勿卹曷勸哉諸卒夫咸惠勉弗威  
督乏者賙寒者絮屏者舖糜療疾者急鍼餌人人忘  
勞死僉曰民氣優且勸矣而公每念必惕然憫傷勿  
忍瀆民力那藩庫金萬司計必親蠹蝕盡絕故鳩庀

罔漏隄廣厚什半加舊按海寧之塘歷唐宋元明一  
罹厥災至乃淪山陷城崩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令  
當宁徬徨公卿胼胝間命重臣出臨費金錢幾或百  
萬繇役連十餘郡歷歲時且十年或二十年猶未盡  
底績甚不得已而或徙民居以避之至或令方士用  
秘法鑄深沙鐵神造浮圖寔以七寶珠玉爲厭勝之  
具然訖不効不亦計窮而術踈哉所謂難與鉅與勞  
今且什九倍昔而督撫公備兵公一德協心殫至誠  
以上格宜異哲以緯略上不靡帑下無困氓千載之

功不日告成然則常變會乎勢安危繫乎人彼難與  
鉅與勞之倍昔勢也其事半功倍則人也是魚腹之  
遺黎得安堵而康食俾之生全者誰德也陸沉之疆  
土得井耕而土貢予之莫麗者誰力也邑之人曰勿  
可忘其數郡之命繫乎塘者皆曰勿可忘用書諸石  
以與茲塘長鞏於無圯斲者

修建

州府學碑記代

衢州府學既落成太守請為文以紀其事予竊幸志  
 同而謀成之難也夫是舉也今日所眎為迂漫賒緩  
 不為已也者賢聖往矣吾不知其有賴於此宮  
 其無所乎賴而常恃乎人之有賴乎此而以為不  
 為已苟其為無所賴而見為得已雖賢聖猶在亦安  
 之何哉古之為術多矣惟洞治明道之大人獨以  
 謂必出乎此而盡之乎小學大學之法設為宮以處  
 其徒使之聖賢畢萃而與其入乎此者專信篤守憚

憚焉觝排異端唯邪說畸行之是闢匡持而藩衛之而不使其淫於變蝕蠹害之所侵故相與有恃而立而能以無懼及其末而向之爲法浸怠學校或興或廢而其徒之入乎此者亦將遷乎其他凡所以變蝕蠹害之者無不備而古叅贊化育之大人反不如其所觝排而痛懲者如邪說異流以及乎亂力怪神之鬼猶得崇其宮以興其徒敢爲爭勝而滯乎人心則吾之所恃以與立者將執日廢而安能以無懼乎哉衢在有宋之日承新安夫子之教沿遠而不失其意

信守者尤多曾非學校之是出今或聽其廢若不之賴而同乎所得已則吾所爲賢聖所莫以如何而今一崇尚而匡持之無以異於古之洞治而明道者可以使之前無所墜而後有所承予之不能已於文以紀美之又曷其可辭時職其事以相成及出費有差者具列如左

重建鎮海樓碑記

杭州介三吳百粵之中厥塗四騫風氣洩宣其形勝  
自天目石柱之山蜿蜒而來宅面江帶湖潮汐之所  
迴還梯航候尉之所跗錯以省治爲斗極吳山之陽  
麓故有樓跨中衢而矗中天位於治之離自吳越錢  
氏肇建以來名數更具前記中迄明洪武始名鎮海  
蓋義取乎表形勢鎮荒遐海內外來者雪煜乎大觀  
而其中設鼓鐘刻漏如挈壺制治之官私亦憑以辨  
昏旦時動息故其俗又名曰鼓樓明嘉靖間火總督

胡公梅林再造焉迄我

朝康熙六年又火十年冬總督劉公巡撫范公鳩諸司復新之今年夏落成翼翼而嚴嚴屹若初制甚巨麗壯傑郡伯淮安嵇公董厥事請予言記之予惟邦國之有建置舉墜繫乎時重輕繫乎人自我

皇上受曆纘功威宣惠和川靈海若罔不秩厥職而浙比年邀督撫兩公以文經武緯耆定於上藩守諸公以壯猷惠保固圉於下嚮者鯨鯢之毒流罔弗泯泯焉濺濺焉漸滅而凍融憑高瞰溪祥瀾千里鳥

而魚定下迄海外么麼之種勻成我屏藩亦罔弗頽首於九成之臺則斯樓之成於以昭天衢提地登庸非其時與其人乘泰階以協締構也哉曩胡公之僨寇浙也區區蒐卒補乘用纂戎爲干城然且謂事會與名適稱振圯而有侈心焉況督撫公仁育義來以道德爲榘矧政化爲丹雘文告訓定以爲鼓鐘之聲漏刻之衡使遠邇之民知瞻表而嚮方以克副

朝廷鎖鑰之重而嘉勞於南顧之間於是仍其名曰鎮海制惟舊其義則卓卓度越遠甚郡伯嵇公則又進



稱曰匪惟是我督撫公至仁覃晷不伐不盈保釐之  
暇則引籜牧庶僚登斯樓而旁矚見河山之壯嚴雲  
物之駘蕩則愷然慮彈壓之難副燮理之難和俯視  
臺城參差燿火百萬與肩摩轂錯於樓之下則恫然  
念阜安之不易以齊臨馭之不易以馴而且送目海  
山淵然而思窮崕幽岨之域渺漠忽荒之濱與深叢  
衍隰豐蔀之下得毋疾苦之不盡上聞而居峻之貴  
乎標明包荒之貴乎察幽也蓋將以交儆殷謀於斯  
樓之中殆非爲登臨稱壯觀爲底定侈太平爾已予  
乃悚然加額曰有是哉斯樓之義大矣哉因爲之記  
時職其事以有成者具列如左

重修湖心亭碑記

康熙十一年壬子春西湖之湖心亭葺成樓臺窓䟽  
欄楯繚垣撤故易腐奕奕再新鳩工董事者爲織造  
金公而總督劉公巡撫范公暨文武各執事實贊襄  
之其地易寺而亭肇明嘉靖中自是遊覽詩歌遺圖  
傳牒稱西湖第一勝然則亭之廢興湖亦與有得失  
焉夫湖之所有山於煙霞水於波瀾春於草樹候變  
於雨晴於風月皆非亭之有也皆非亭之有然其有  
則皆歸之亭是則亭之廢興其得失誠不謂無與於

湖也雖然其得失果與於湖也哉昔明嘉萬間岳牧大夫治畧修舉民物阜安在位有所休暇於是攬勝而締構其中招携賓僚托志觴詠亦用以息心而討政焉而四方之來遊於亭者其君子超然於情性之娛其小人亦熙然於登眺之樂及乎季世政衰人愁雖亭之所有於湖者不殊往昔然有識之士登樓遠懷四顧蕭瑟颯乎有搖落慘慄之悲而亭亦浸久而有剝蝕陰黝之色然則亭之與湖相得失也亭安得而主之乎迄我

國家肇造之初秉憲諸公方皇皇於飭典訓戎其於登臨之地不暇改觀比年來節府多稱仁人率屬以拊摩其下而杭則又賢守君之所崇媮媮者也於是民氣漸完善其山水亦漸娟好百年以來湖之合見有於亭者當盡還之亭而亭亦適以時葺成在位者携賓僚而托觴詠於嶺翠潭光間見夫鳥語魚行煙舍棹笑澄川見底葑藻可數繞亭漁榜聯緜汲泉然竹而歌其聲欬乃則相顧而曰吾父老子婦之各得於山隈水渙之鄉者其視此則何如也當斯之時簿領

不襍陳乎前喜怒哀不交櫻乎已事數感應之緣無所  
格蔽乎吾心湛然若水天之洞虛孤亭之四照則又  
相顧而曰吾方刻戰按事奔奏庭下人相呼諾時其  
神明氣體視此則又何如也嚮使非治成而物和安  
在乎息心以討政其優游有若是哉甚矣湖之歸有  
於亭者其廢興之重始若此而學士大夫之徒來登  
斯亭苟心目之所感寥廓焉浩落焉於以洗滌其聲  
利嗜慾之羶酣囂夢囈之垢而致虛守中以遇吾性  
分於山水之間庶不負斯亭矣乎予因執事者之請  
而書其所見乎亭者以記之

巡撫

河陽趙公捐貲代杭民還營債碑記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泉府假貸之法而以國服爲之息後世假貸斂息之條始諸此然先王之政慮民凶荒札喪之不給也故以卹之而非以病之雖授受出納辨於有司不過書其歲會之數而已其後宋之行周官者不然當其出以貸也則強攤而誘與之當其斂以入也則勾呼而敲朴之於是比戶騷然而基流亡變亂之禍夫官出錢以與諸民則同民以義而歸諸官則同然行之稍不順乎情其害遂糾纏而無

所極况乎兵之於民其強弱順逆之數至相懸也其  
剗刷毒噬之心益猛以驚也其浸淫陷溺之勢日淪  
胥而莫以返也杭自屯營以來民多失業昔時之擁  
高貲以與貧民相灌輸者無復存焉于是營債之塗  
受者趨之若鶩授者餌之日工而狙獪射利之徒復  
居中媒縮之日蔓月引轉展盤積其傾墳廬鬻子女  
甚且家沒尺籍爲奴以填茲壑者幾千百也有所未  
厭則劫有司違治焉其厲民視宋之青苗更什百倍  
之沸潰而不反抗其無民哉會中丞河陽趙公來撫

浙凡人所疾苦悉爬梳而去之尤念疾苦之寂烈與  
爲仁之窮獨營債是亟遂發宏願舉河陽貧郭田  
若干頃質緡而裝以來爲吾民代償之移牒帥府布  
懇誠反覆久之議乃定又念軍民之間四十年來質  
劑之繁猥谿刻詐僞之凌稜非得精練明允之重僚  
以理之曷孚服而聽決焉會郡伯綏德馬公來蒞治  
中丞公喜曰吾得其人矣夫何憂爰授意而專委焉  
郡伯日戴星而往會於公所各按其旗之次理牘而  
判給焉莫敢譁者烏虜中丞公至仁絕德古未有也

非郡伯之殊敏篤勤又曷勝此任哉先王之政所以  
保釐其民者至周且備也周官大司徒小司徒之職  
涖厥屬而爲之禁其覈斂其賄平其貨賄稽其訟惡  
要以卹其災危使之各安所養而已後世名公卿大  
夫出寧邦國或矯制發粟或開倉賑流民或假貸賦  
稅以寬民力史書傳其事爲美稱要亦權宜乎國家  
之藏爲天子安集民生而已至若宏願異數以救千  
百世仁術之窮如中丞公之于吾杭稽之前聞豈恒  
見哉君子曰吾杭今日之有民自代還營債始也是

不可無以紀其事債之目萬有畸債之戶亦萬有畸  
清審給散之歲月始康熙乙丑六月迄是年冬十二  
月是爲記并系以詩其詩曰

焯焯中丞作鎮于東蠲膏洗癘靡疾弗攻其一哀此杭

人我躬不恤墜彼網罟是劑是質其二飢餐烏喙其毒

裂肌伐毛鑄脂曷塞彼箕其三公乎河陽川迨嶺複橐

裝來蘇我骨斯肉其四孰遏其証孰制其虢郡侯初來

威信孔包其五戴星曰臨軍民咸在片言割然莫或敢

諄其六爰追勞動暑歎徂寒爰數貲財萬千如干其七昔

有田廬謂他人主今保厥居式歌且舞其昔有婦稚  
樵牧作奴今樂室家燕笑無虞其昔行於市蛇驚鼠  
竄今也康衢揚揚衍衍其何以德之山高水深曷以  
報之惟謹與吟其夫鈔仁人億千皆嗣爲國作楨  
民世廼利其二十

巡撫都御史

趙公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

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中丞一河陽趙公來撫浙旣巡視

城內外形執之便察闔闔枯腴燥濕之宜按陰陽五行水火劑量之數討驗千百年以來水泉通塞利病之故轍於是太息而起曰杭何以聚民曰三河三河何以受源曰西湖西湖何以達委曰支河支河者源與委之爲命脈關絡而支河之疏之壅者民聚散苑枯所從分也其亟下教議治河議旣定以歲十月工始興距明年某月工始竣舉其塞且疏者若三橋址



循清波門若衆安橋若廻龍橋循觀橋若清遠橋南  
循中宮橋若貢院東橋西北循梅家橋以十二里舉  
其淺且濬者若湧金水門循洗馬橋若烈帝廟循清  
遠橋若武林門折循正陽門以二十五里統其爲疏  
爲濬諸支河運河舉按故準測而下浚之以丈其延  
袤盤旋而縈注者以四五十里工所環亘之門若正  
陽若艮山若候潮舉其數九工所綿絡之橋若壩若  
閘若館若驛若關若官署若塘舉其數百有奇計役  
徒若干工計分曹監視之官若干員計徭錢犒資糗

糧芻茭畚鍤構榦之費若干兩嗚呼斯不亦事鉅而  
心勞矣哉杭之官寮縉紳士三老婦稚咸德公千百  
世之利而請予紀其事以傳於後予惟自古賢達之  
設施於天下所擘畫舉置有百年之利有千百世之  
利有發慮兆謀以規千百世之利而成礪倚伏不出  
乎十百年之利而止繇學術以覘精神千百世遠近  
之間何徵乎徵之乎一日也我公學術精神當世  
不槩見所撫浙之擘畫舉置事事有千百世之量而  
所經理支運河以宅此民也鑿鑿非唐宋明以來賢

取巖文選  
刺史諸公所及者夫今日之計有前之所贏而今之  
所誑者其難有三有前易以贏而今易以仍者其患  
有五曷言乎前贏而今誑也唐宋所經理湖治多河  
治少然元祐開濬有額斛常平一萬餘石貫募民得  
十萬工今倉庾安所絲粟請發也其難二明正德間  
斥毀占塞田蕩三千餘畝規竊者生怨然特湖陂葦  
莽間曠之區而今所占塞乃衢巷薨連輦飛力家強  
門之所長子孫其中者也其難三昔之民樸胥史役  
從給散力用不忍欺今之民偷吏緣爲奸徒不盡力

軍門嚴重非麾幢鑣吹導騎不以出間月日出安能  
縷等而髮數其難三公不請帑不煩民身率諸司郡  
邑吏捐俸稟膏膳衣以資之而所下教風勸其駿蝕  
者使自愧而還諸官罔所怨卽寒霜暑雨悉屏故所  
嚴重之儀日昇小藍輿而周乎卒徒之間相慰勞人  
人感勉願盡心力之數者惟主以誠決以斷先以身  
故大工成而民若不知天下事安足爲公難者乎又  
曷言乎昔易窳今易仍也河導以湧金水門也石欄  
設則上流壅也石欄撤則驟水浸也壩閘之曲防也

地勢仰下然也而居民朝礫暮箕以河爲甌脫也澱  
淤之無所委輸也畔圻之無所束截也是故春投鍾  
而秋抵墳也所謂五患備者也公攬羣策酌永制問  
水門以時啓閉焉箕礫者澱淤者之必載以出焉於  
以利糞蔣也官復設載而著令焉畔圻之對甃以石  
如繩引如斧削焉於是五患者悉去昔之窳者堅仍  
者革矣河受源者充然而達委者沛然矣闐闐之枯  
腴燥濕宜矣水火之劑量得數矣生氣發皇而形勢  
便矣梁山通舶轉般江門息夫肩也荆糧吳稻

衍坊均取攜也抑備緝養民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也輿梁翼起流舳艫也源泉活活風氣融融騫騫達  
生利用曷殫述也其思周其制密其防曲以峻雖欲  
不爲千百世之利其孰從而敗之東南春夏之會雨  
靈漲暴杭患窪卑自役之興閭八月罔疾風盲雨夫  
不塗潦渠不漫流工櫛力比爰底速成非公精誠  
所感格乎哉萬物之生也惟水與土古之肇建邦域  
必曰觀其流泉及其卜於黎水卜於澗瀍之間水土  
不得其序不與也先王修五行之政而審生尅之宜

取廣文選  
四  
故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形旺造化相制之義成焉杭土奪其水是水形與氣均涸也於是火蘊隆而善發占星者曰熒惑逆行犯次火燎於原不可嚮邇五行失制之徵驗矣今者水火之數得而五行之政修將其徵也見乎天時則雨暘以和見乎政事則德刑以平見乎人心里俗則慄疾躁競之氣消而疏通流謙之識長其人才智深而勇沉出可以濟天下其物上孳生而天喬散可以利四方民不夭疾而災沴不生者世世也且水土之序定于一方而五

行之政徵乎四極者天地之數然也其道大矣公之事鉅而心勞可泯乎哉予故書其本末如此其時  
籓臬諸臺及杭 新郡侯以及 諸佐領令長暨他郡之檄致而分曹者咸勲理厥成有功德於茲河者例當書先是繪圖條策之儒醫裘君炳泓亦當書予復系之以歌曰

江之水入于河瀉鹵濁濁翻爲波闐闐飲之生百瘥  
前鄴侯兮後東坡墳濁竇清漩逶迤闕

湖之水疏于門城闐滌注川光歛連雲甲第長子孫

箕與礫兮廬與園  
蚩蚩焦爛誰為援二

天人繡袞兮作鎮煌煌  
智周萬物兮網提目張  
政修五行兮水德順常  
身殫瘁兮百族昌於萬斯年兮氓

難忘三

關

郡人沈珩撰

西路免役甲解碑記

康熙十八年諸城孫公以御史臺巡視兩浙鹽課其  
明年西路竈條上催役甲解便不便狀公下其議都  
運司檄場大使勾西六圍竈聚而質之僉謂催役不  
便甲解便於是申其議御史臺荷飭行之更軫念於  
嚮者箕歛之擾苟法變而刑法之害不變也爰革除  
贍役銀一百二十兩著為令諸竈咸德院司所以哀  
憐其疾苦者而又思良法美意無以永式將來謀龔  
石請記其本末予竊嘆仁人在位所以拯人於阽危

取廣文選  
者雖至纖至隱不憚如椽焚援溺之亟且懼也夫西路六圍其隸御史臺所轄無異一黑子著面當有所呼暑應之不必若桴鼓亦執也然予聞長老所傳說及考家乘言自明萬曆以來七八十年間若減課若撥補若免額若縣解若借煎若抑過并兼若按墾充催往予先世常爲之倡與二三鄉先生協持之爰有廟祀之典有紀功之碑有邑乘之載有鏤板傳信之書班班具備其後因時變通咸賴在位之仁人惻於於呼暑之聲勿以纖隱見遺而在今日之要害

者莫如催解一節蓋有催則有贍催之費催之循謹者至受楛尅無厭而其黠者則借之以楛尅其圍之人困不在催則在竈其病一贍催不按課而按圍肥瘠菴枯失平實甚其病二墾沙消長聽海若爲羸縮墾縮而贍役之羸如故今日西之人幸災於東他日東之人亦將幸災於西勢且東西遞困其病三若甲解則三病去三利存而御史臺且并其贍役革除之此羸也灶者不幾骨復肉乎哉苟寔久羸生奸人欲便其私一旦有所撓格將御史臺以及諸上位株焚

取履文選  
援溺之懷寧可泯泯勿彰耶予因是有感於故祠之  
當復興也諸仁人前規後隨世世俎豆固宜而今且  
丘墟矣惜哉諸父老子弟其請復焉予願從其後

北新權政碑記

杭郡山川四通南界湖源北溯河漢固心腹之奧區  
轉輸者之門戶也其貨則海陵流衍萬斯斯積其人  
則游俠走險攢萃雜選主權者卽毋事察察而秉茲  
律嘉量以從之或則挂一漏萬浸成疣贅者多有乃  
用勾檢旁落切切然如奉漏甕卽所居稱能豈不聞  
皮殫者毛落川涸者魚逝乎國家歲賦數十萬有奇  
佐司農經費苟不爲厚入不開利源而儲峙盈報其  
間因宜劑量要若燦濕涼煖之適乎物不者徒蕭規

曹隨法久敝生可憐哉權使某公所以甦商利國者  
一曰革冗官曩署巡捕官一員其人多市魁獠狡橫  
據商錢甚則箕歛公廉其狀曰奈何令饑狼守庖厨  
耶輒裁去凡司管鑰皆啟閉悉躬勤焉一曰停濫差  
曩務官巡役中縫監收密訪各差乘利股刷絡驢屑  
於是盡革弗設猶之乎旱而除魃也稼而去蠹也一  
曰禁包攬往例商貨抵關胥史科其錘代輸登下重  
輕駟會爲政於是厥除之令商自投牒上稅乃念若  
等儻舍旅食能無地主以贏遠人設過貨經紀二十

名自停頓外勿預諸商旣免欺括復寧爰處抑繞關  
都猾牙偵容揣載至攘袂爭爲先談其讐若飄風散  
羽乃或陰漁厥值什半羈孤飲恨於強食公每遇許  
發按責無貸曰吾不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此其  
追欠恤商者一嚮者巡攔捺拉漏鈔狡者爲督教中  
人偶罹之若烈炎炙手公申令惟人貨當獲無赦此  
其防奸杜害者一浙地控帶潮汐煮海通販樓船飛  
騶乘傳擅存之客篙師每私挾鹽斤莫敢問公悉屏  
狗縱勾稽之此其襄禪離政者一其他若頌木枋撤



屢辟頻黜放過兵擾尤不勝述是故朝燕暮越之族  
道出於杭者莫不至止如歸我怙我恃卽此邦之民  
胥徒牙猾莫不貪者廉險者平由是政未期而譽言  
滿上書中予嘗讀鹽鐵論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  
敝甚矣在位者爭務陳權利網亦少密焉然天下騷  
然國用滋匱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昭帝行  
之卒獲其效安在乎挾持國體不若筐篚之智也哉

今

子務敵古治郵商旅用布德意而過言利之門行將

褒公權政垂之令甲其治豈僅與元封始元比隆乎

藁城邑侯柯君實政碑記

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其識力氣骨當一試於表建之地而劃然知其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疑是故有任天下之具而始足以勝一邑之重夫任一邑與任天下其濶狹小大之形分而所以勝其重而不辭者固未嘗有分也程子不云乎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必有所濟其說是矣然而未盡也苟視天下之物漠然無與於已毋論已誠心存乎物而非其識力氣骨有屹然嶄然不拔不撓之守以先主乎我則當優游處

取巖文集  
安亦足以功施逮民及試之乎盤根錯節將撼之而  
卽搖摧之而卽折方救過自衛之不暇而向所矜語  
及物者不自知其喪失而頽敗蓋什八九矣孔子曰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懼之難能也固不  
惑不憂之所待以成能者也然則道備乎不惑不憂  
而且不懼然後足以任天下之重而試之乎一邑而  
無難嗟乎治邑豈不重其人哉予同年龍溪柯君又  
鄒往在長安中見其識力氣骨屹然嶄然每心折爲  
天下士逮任藁城二年予偶驅車過其地進邑入士

而詢之僉曰侯操已廉持法直聽斷察飭胥吏嚴有  
進此者乎曰有之邑故潦傷稼侯浚我渠邑故旱人  
病饑侯舖我廩邑繁盜弄警枹鼓今也則萑苻息邑  
之徼兵道里騷民鳥獸散今也則鴻雁來有進此者  
乎曰有之國家初定鼎規唐府兵屯關中割保陽民  
田給旗丁割藁城諸邑官田填保陽民曰店曰衛曰  
荒雖名官田民實同口分爲養老字孤保陽民駟者  
構旗若胥弱肉吾藁民無算不厭卽勾而鍛諸大吏  
再不厭卽勾而鍛諸大部侯側然曰奈何以我婦子

命啗他猾竟持之不聽既檄下若疾雷勢且不測侯  
曰吾印綬可奪民不可勾而鍛也卒持之不聽而吾  
藁陽於是始有民嗟乎君非所謂以不懼成其不憂  
與不惑者哉而又安得撼之而使之搖摧之而使之  
折而喪失頽敗其所以存心利物者乎哉古之任天  
下之重而先一試於表建者如倪內史寬史平原彌  
陽道州城元魯山德秀方其有所不可奪雖以天子  
之威備之於前而不爲動若是者徒以其不懼者日  
氣矜之隆乎日不懼之本在不欲不欲之本在不

予所見柯君一褐一苧足了寒暑未嘗殄官物淡以  
御已而厚以待物弛以問家人產而急以遇天下賢  
大夫士向使非出乎有本之學而將以任天下之重  
同襲取而漫嘗者之爲得乎哉 朝廷方倚賴天下  
才以平定禍畧一旦下璽書進君持節風勵諸道使  
及郡縣吏或開制府屯軍治人格大難撼大亂於是  
置之殿廷將所稱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非斯人與  
非斯人與

古南池記

濟南古南池樓曰南樓亦曰太白樓先是南池及樓  
去在城數里李杜經遊時云其後城徙截樓池而  
堵樓於城內而池在外如環然倚城築堂三楹堂以  
前夾池而橋其下卽池泉橋以前爲樹屏其陽種桃  
二左一本色如火欲然右一本紺淺與池映兩池畔  
樹碑各三白石山人詠古詩在右少陵南池詩  
許主簿詩在左又前復堂堂外繚垣而門署曰古南  
池外汶濟流今漕河河水齒門以外折而繞如枉渚

雖控南北川塗深隱如丘壑然其池右流少紆通城  
門小船入焉左流數百步夾植白楊數百株爲三列  
相廕其下皆可走馬時楊柳盡青間以淺桃亦放焉  
有數健兒馳射其埒無他樹亦無他解遊者池將左  
盡中流壘土築亭六角曰漣漪其陰曰宛在其陽兩  
面設板橋各不數尺有朱欄亭之陽樹石三中少陵  
南池一篇右和杜韻四章左弔青蓮古風二章皆黃  
宮詹泰泉佐詹中丞燕峰翰作壁上石板鐫方棠陵  
任或雜詠數章亭與太白樓對夾城相望時有司扁

樓劃遊者故不復入闈登焉於是亭臺樹植翼翼而  
宛宛荒礪創新如濯予顧同遊者而曰二公至今垂  
千年其在當日特騷人翰卿之雄耳非若房杜褚魏  
以勳德風節有遺澤不可泯沒者也且其遊集任城  
不過偶爾涉跡換酒邀賓如駒隙電影躑躅好弄之  
爲耳非若杜元凱羊叔子諸公登臨歎詠之地與當  
世相感發其流風有不容漸燼者也然所更世故廢  
興戎馬蹉跎不知凡幾而城南一片地遂與汶濟之  
煙雲風物奕奕常新者何哉其果以文采足愛慕耶

抑謂二公當年其志節挺邁絕俗凌厲權豪睠懷君國之義足以激射遐風者耶不然抑好事者爲流連光景而等於旗亭陌道之沿流藻績者耶嗟夫吾意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有之矣客曰有之嘗問於居者曰吾向者見其爲車庫而馬廐也而今不然矣吾見夫擁麾鳴騶者之日行厨相錯也又見夫握符乘傳者之間攜賓以嬉也不則吾見夫鬪雞彈劍之所選而厖者也夫然故吾南池爲不可以或廢也嗟夫嚮使二公之遊不徒以騷屑吟翰相雄而果其勳德風澤足與千世相感發而有不容以泯滅漸燼者人之於遺蹟流韻又當何如耶雖然二公之於志節品藻未始不高且焯也雖其涉歷之暫人旣慕樂之若此然愛之而不尊且憚又若此豈其精神疲於枝葉而大且重者顧有所滲而未克舉歟抑其遇爲之歟客曰是不可以無說因記之

小春雅集記

康熙十七年十月七日舍人陳君椒峰曹君峨嵋喬君石林高君二鮑大行汪君韞石太常博士王君瑁湖集其同被薦而來至京師者一百八十八觴之衆春園分題爲詩文而屬珩記其事古之賢達有所遊集也必以類惟其類則雖山川之所臨眺風物之所燕賞必有心相感而志相尚者故發爲文以紀其時與其事以明其非偶然後之人讀而慕之若恨不及况



聖天子鏡古樹人思得宏達之儒播休問德德音勤勤  
懷懋賢公卿庶司承流賡譽以進所知繩繩詵詵萃  
乎華轂之下而諸君子且以名高爲之倡而集乎是  
是誠不可以無記雖狀諸君子之謀是集也當必有  
取乎心相感而志相尚者以激發乎其間而豈徒以  
要納誇詡操弄筆墨相雄長乎哉吾知之矣蓋儒者  
自伏處以至登朝術序鄉校以相養而官聯位著以  
致用未有無其徒而離羣爲行者詩人於朋友燕樂  
之會思始之散而幸其聚以敖也其詩曰旣見君子

我心說懌及樂其聚而異其相與成也其詩曰  
優遊勉爾遁思夫何音之纏綿篤摯使人誦焉而感  
乎中情若此哉固有取乎爾矣風詩之後惟漢獨近  
古當文景武宣之朝所選士大率以舉非若後世投  
牒自進比而又時有獨異之數或詔郡國諸侯守相  
身親勸爲之駕其士之爲道自博學愔行繼之孫友  
視志出而待詔闕庭或朝有大疑難下太常會百官  
各具師之說及同門所傳習而信守者之指以對嚮  
使非平日與其徒相師友爲講磨而條貫之具安知

無臆決而滅裂者出其間乎且夫用舍進退士君子  
立身之大節也自漢以下其風槩譽望從薦辟而出  
者代各間有然或成敗升降史書記之考論者軒輊  
之瑕瑜尤爲人所指如所稱貢禹黃瓊樊英陽成李  
渤和逢堯孫復張載之屬間又有徵而不肯至至而  
不能屈或拜命受官而人主亦遂其志以去如所稱  
薛方魏桓周黨鄭均魏野林逋及明吳與弼陳憲章  
之屬或出處兩無負或出也而負其處或終處也而  
重於出其趨舍顯晦相質迕當其未見信于天子而

已爲其所嘗同遊者之所知且不俟乎後人之雌黃  
方定交而亦已窺其本末有非區區記誦文藻之間  
者可不慎哉朕則諸君子之爲是集也感必有尚尚  
必有倡其志意激發豈淺乎哉時曰小春易曰上交  
乎下故七日復也於此乎筮之也秦朔失之太初得  
之也傳曰參會以主成事也諸君子主之會事成也  
成會曰集集之正乎雅也當爲之歌雅舉向者三章  
歌之纍纍乎各中其窾雝雝乎進于雅矣於是乎記

顧氏東臯記

東臯者晉陵顧公所開營勝墅以奉其親燕喜朝夕者也予顧未得從遊東臯見其園湖坻泝朝烟夕霏之景與物與夫杖舄觴詠所攜子弟賓從而娛樂之者而獨念天下士大夫富貴絀綺池臺歌舞之盛當其有事四方往往不暇爲而其爲之大抵在懸車散髮之年以寄情賞慰壯心故僅足侈其身而未必能及時以娛其親母論當世卽自古圖牒所紀其夸者十里九坂以象二嶠其幽者石門漁瀟一丘半壑殆

不可勝紀彼所與共爲賞心樂事者或以僚吏賓友  
或以中外子姓甚且以其艷色或以其方生逸流稱  
豪舉陶雅尚而已抑公所居晉陵自昔所傳釣臺水  
榭之遺跡曷嘗聞有及時以娛其親爲燕喜朝夕如  
東臯者哉東萬物之所生也說曰日在木中臯白之  
進也禮祝曰臯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也一曰  
本其始也卜子之序詩也曰南陔廢則孝友缺南方  
養萬物者也白華子事親潔已如白華也於是崇丘  
所以遂其姓由儀所以得其理從此出焉曰東臯本

乎萬物之所生而愛日以爲養也推公之世自醴陵  
以迄孝則彥先諸君子孝友華貴蟬嫣各其家公他  
日休沐之暇從杖舄觴詠之下娛色笑于夫椒玉女  
朝烟夕霏之間吾知其必不以富貴統綺池臺歌舞  
侈其身而賦南陔白華常如一日是東臯之義也



